

遼道宗仰宋仁宗 發願取法漢文化

FUN享歷史

逢星期五見報

在金庸小說《天龍八部》裏，喬峰（蕭峰）的結義兄弟遼道宗耶律洪基，其小說形象不甚好，政治機心太重。而翻看一些史書，對於耶律洪基的評價也大都不太好。除卻漢胡歧見後，大都是批評他柔弱昏庸。究竟耶律洪基是否如此？史書上的他又又是怎樣的呢？

接位時内外交困

遼道宗耶律洪基（1032年-1101年），生於北宋仁宗天聖十年，卒於徽宗建靖國元年，正值北宋由盛轉衰的「拐點」上。

無獨有偶，洪基接位時，遼國也正值衰退之期，其父遼興宗在位時，內外交困。內有蕭壽斤太后亂政，外有強敵西夏窺伺，更與鄰國宋國交惡，所以洪基接位時，壓力何止山大。

先是皇太叔耶律重元謀反，後是權相耶律乙辛叛亂，雖然洪基都能一一平定，但遼國內耗幾去到極點。當然，重元、乙辛的任用，責任自當落在洪基身

上，所以史書才會對他有「昏君」的考語，但是這又何嘗不是遼國的積弊呢？作為文化底蘊薄弱的草原帝國，遼國的政治架構相對簡單，所以造成了宗室和外戚的干政專權。一國之內，山頭處處，自然難以有良政善治。

耶律洪基看到近在咫尺的漢族皇朝，雖然軍力不強，但其內部卻相對團結，故此他內心一直有取法漢人的願望。

北宋名臣晁說之曾撰文評價洪基「為人仁柔，諱言兵，不喜刑殺。慕仁宗之德而學之，每語及仁宗，必以手加額，為仁宗忌。日齋不忘，嘗以白金數百，鑄兩佛像，銘其背曰：『願後世生中國』」，由此可見洪基對漢文化的傾慕，不單崇拜敵國領袖宋仁宗，甚至發願「願後世生中國」。

筆者再補一條資料，讓大家更能體會耶律洪基對宋仁宗滿滿的愛。根據《契丹國志卷之九》記載，洪基曾向宋國求真、仁二宗畫像，並說「思見而不可得，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」。到了宋仁宗龍馭賓天之時，耶律洪基為之慟哭，更為其立衣冠塚，並視「如其祖宗陵墓」。這是多麼真誠的愛，或者真如電影《東邪西毒》所說：「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你的敵人。」

◆ 葉德平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，現職高級講師。著作甚豐，作品散見於各大報刊。近著有《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歷史》、《小學生，古詩遊》等。）

軍功再高亦無用 文官集團多掣肘

歷史今昔

逢星期五見報

之前一直在說宋朝的歷史，今期也不例外，繼續北宋年間的故事。在學校讀中國歷史科時，每次提到北宋國策，第一句必定是「重文輕武」，這四個字簡直就是萬能級數，差不多每一條關於北宋的考題都可以使用，從北宋初年建國的國策，到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，再到北宋為什麼會滅亡，「重文輕武」四個字寫下去，總能撈到一點分數。不過，大家有沒有質疑過，為什麼北宋會重文輕武，而「北宋實行重文輕武政策」這一句，其實又是不是事實呢？

一直以來，我們都強調北宋的軍事實力薄弱，所以不論是對遼、對西夏、對金，都是陷入苦戰。有人說這是因為北宋開國之君趙匡胤是武將出身，深知武將勢大足以自立為帝，所以從此壓制武將，令北宋邊防越來越弱。這一說其實一直被人質疑，作為武將出身的皇帝，難道宋太祖不知道軍隊強大才能保衛國家嗎？怎可能反而去削弱軍隊？

另一個更明顯的疑點在於靖康之難後，南宋軍隊爆發出強大戰鬥力，不論是岳飛、韓世忠，抑或是吳玠、虞允文、李顯忠，都曾率領宋軍大破金兵。為什麼北宋時軍隊都是「大白菜」，無力抵抗金兵，來到了南宋突然就來個大變身呢？

細讀北宋年間的歷史，我們就可以發現，其實宋朝對於軍隊還是很重視的，也從未忘記過邊防的重要，例如第二任皇帝太宗趙光義，就曾親自率兵北伐，圍攻遼國燕京，不過兵敗而回；第三任皇帝真宗趙德昌，就在遼國南侵時御駕親征，訂下澶淵之盟；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顥面對西夏和大南國的威

脅，雖然沒有親征，但起用了名將狄青，平定了大南國的叛亂。

既然皇帝沒有忽視軍隊的重要，那問題出在哪呢？這點從狄青的遭遇來看，或許就能解釋到不少事。

狄青，出生於1008年，之後參軍，加入到與西夏的作戰之中，屢立戰功，受到當時主政的范仲淹和韓琦賞識，連仁宗也親自接見。

公元1052年，南方爆發儂智高之亂，攻擊廣東、廣西的城池，甚至威脅湖南。情勢危急之際，宋仁宗把在對西夏前線的宋軍主力調到南方平亂，以狄青為主將，主持兩廣地區的軍事行動。儂智高雖然多次擊敗宋朝的守軍，但面對擁有精銳騎兵的狄青主力部隊，卻連連敗北，最終只能逃到大理國。

捷報傳回汴京，仁宗大喜，封狄青為樞密使，這職位在北宋年間等同古代「三公」中的太尉，掌握全國軍事大權。狄青升為朝廷首席武臣，立下大功，文官集團卻不高興了，於是不斷攻擊狄青，說他想造反。沒真憑實據也不打緊，有人說看到狄青家的狗長出龍角，又有人說狄青穿了黃袍，最終「乃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出判陳州」，第二年就死在當地。

從狄青的遭遇，我們可以發現北宋其實不缺軍事人才，也不缺能征慣戰的士兵，但朝中大臣就是信不過武將，所以就算狄青立下大功，最終也只能被貶到地方。之後北宋雖仍有名將，但仍然敵不過朝中掌權的文官集團，對西夏軍隊的主力雖然回汴京防守，但敵不過文官集團的掣肘，無力阻止靖康之難的發生。

所以說，「重文輕武」，其實不是北宋不重視軍事力量的意思，而是過分信任文官集團，令武將無能為力。

◆ 布安東（歷史系博士，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。）

無花果的花藏在哪？

館長我想問

隔星期五見報

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事物都充滿科學知識，例如我們常吃的無花果，既然無花，又是怎樣結果呢？今次《館長我想問》邀請到香港科學館科學推廣組的一級助理館長彭翠虹（Rainbow），為我們分享這方面的知識。

Rainbow解釋，無花果依靠名為「榕小蜂」的昆蟲來繁殖。其實無花果是有花的，只是藏在果實裏。如果我們把果實切開，裏面一絲絲的「果肉」就是無花果的花。一般植物會把花外露，以便昆蟲傳播花粉，但無花果比較特別，把花都包裹在果實裏，只在果皮留一個洞，讓帶有花粉的榕小蜂鑽進去產卵。孵化出來的幼蟲長大成蜂後，又會帶着無花果的花粉，再飛到另一顆無花果進行授粉，周而復始。

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無論衣、食、住、行均有科學元素在內，科學推廣組正是從生活入手，與大家一起發掘科學知識，也希望透過QK POST



◆ Rainbow（左）解釋，無花果的花其實是在果實內。

的網上學習平台，在網頁及社交媒體，以不同主題跟市民分享科學的樂趣。



◆ 康文署（本欄以康文署的網上節目《館長我想問》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博物館知識。詳情可瀏覽優遊香港博物館YouTube專頁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user/HKPublicMuseums/>。）



◆ 《天龍八部》中蕭峰與遼道宗結拜為兄弟。圖為電視劇中的蕭峰。資料圖片

「中國」指何處 歷史缺解釋

洪基愛好漢文化，這一點毋庸置疑，然而卻未必曾發願「願後世生中國」。這是擷自《銀佛背銘》，是洪基親手銘刻的文字。其中最大問題是在於「中國」二字的理解。這「中國」，指稱的地方可能是：1. 大

部分人心目中的宋國；2. 作為遼人的耶律洪基的祖國遼國；3. 佛陀的祖國中天竺。

今天流傳下來的，只有《銀佛背銘》的44個字，沒有更多的解說，換句話說，除非洪基本人返生解釋，否則真不知這「中國」是否就是我們心目中的「中國」。



◆ 中國是最早懂得生產絲織品的國家。圖為博物館中的絲織文物展品。

資料圖片

中國最早懂養蠶 絲綢之路通西方

輕鬆讀中史

隔星期五見報

對中國古代歷史略有接觸的人，大概都曾經聽過「絲綢之路」之名。然而「絲綢之路」的說法，是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（F. von Richthofen）於1877年，在其著作《中國》第一卷中，才首次提出。他把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，中國與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區，以至與印度之間，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交通路線稱作「Seiden Strassen」，譯成英文是「Silk Road（絲綢之路）」。

繼李希霍芬之後，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（Herrmann）在其著作《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》中對中國甘肅省敦煌以西，所謂「絲綢之路」的相關文獻考證甚詳，主張把「絲綢之路」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亞細亞。

赫爾曼的觀點獲得部分西方漢學家支持，從而漸漸為學術界所接受。19、20世紀之交，當一些西方探險家在我國新疆、甘肅等地進行考察，並發現了古代中國與亞、非、歐洲各地交往的許多遺物之後，在他們相關的著作中廣泛使用「絲綢之路」這個名稱，並把古代中國與西方以絲綢貿易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地區，都包括在「絲綢之路」的範圍內。結果，不僅使「絲綢之路」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，也進一步擴大其空間和時間。這樣「絲綢之路」就成為從中國出發，橫貫亞洲，進而連接非洲、歐洲的這條陸路的總稱。故有人說，「絲綢之路」的名稱由李希霍芬提出，繼而由赫爾曼一書所確立。

不過，同樣在19、20世紀之際，英國籍匈牙利裔探險家斯坦因卻認為李希霍芬、赫爾曼僅是這一

名稱的普及人而不是首倡者。其根據是早在公元2世紀，希臘著名地理學家托勒密（Ptolemaios）在其《地理志》一書中，曾具體記載了一條由歐洲大陸通往亞洲絲綢產地的古代交通路線，書中更提及在公元一世紀前後，一位居住於地中海東岸港口城市提爾的地理學家馬利努斯（Marinos）曾寫過一部內容是「通往絲綢之路」的書籍，雖然該書已經散佚，斯坦因卻因此認為「絲綢之路」的名稱應該是馬利努斯首先提出的。

無論如何，在古代世界，只有中國是最早懂得種桑、養蠶、生產絲織品的國家。近年內地的考古工作發現，自商、周至戰國時期，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。根據古羅馬地理學家的記載，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，西方世界已經把中國稱成「賽里斯」國。「賽里斯」是由希臘語「塞爾」、「賽里斯」一詞而來，其中「塞爾」是「蠶」的意思，「賽里斯」則是蠶絲產地或販賣絲綢的人。不少學者認為，希臘語的「塞爾」和「賽里斯」一詞，就是由漢語的「蠶」字轉化成的。（見姚寶猷：《中國絲綢西傳史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4年）這都說明中國的絲綢很早就傳到西方世界，而也就必然出現了通往西方的「絲綢之路」。

此外，古印度學者橋底厘耶所著《治國安邦術》一書中有「Cinapatta」的字句。其中「Cina」即「支那」，指中國；「patta」即「帕達」，意思是「帶」、「條」，整體意思是「中國成捆的絲」。橋底厘耶是公元前4世紀的人，如果此書真是他的作品，而非假托，那麼最遲在先秦時期，中國的絲綢就已輸入印度。

◆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

《江南古民居》

水墨大展

星期五見報

作者：吳齊鳴

簡介：1957年出生，職業畫家，山西省美協、中國書畫家聯誼會會員。吳氏開創了具有超高技術，難度極高的新畫派，體現了中國畫中的筆墨技巧，筆觸之有效運用和不可修改性，景物的造型、動感，以及光色質感的變化。



◆ 資料提供：

